

# 對「河川污染整治工程的探討及其保育觀念」的意見

姚關穆

感謝劉教授對國內重大環工建設的關切，尤其是化費了相當多時間來了解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計畫。不過文中提到的有些地方，先要澄清一下。現在建設中的台北都會區區域性污水下水道系統，在表面上看起來，和CDM早期所規劃的頗為相似。實際上卻是由台灣省住都局經過考慮和比較相當多的替代方案後，就土地取得等因素，選出來的方案。所用資料，已經更新到民國七十年代。而且在規劃過程中，經由國內學者專家和機關代表組成的審議團，按進度分期審核。其中海洋放流管及其他主要設施還做了環境影響評估，亦由環保單位邀請專家學者專案審查通過。至於系統規劃究竟是否盡善盡美，總不免見仁見智，但經辦單位似乎已盡了相當氣力。

關於淡水河系污染整治中的截流設施，是在用戶接管全面完成前，在主要排水溝渠流入河川處，設施截流口，截住晴天污水，利用已建好的污水下水道幹管，輸送到八里污水處理廠，經處理後海洋放流。這些截流設施，希望在用戶接管完成後，不再使用。不過現在也有人認為這些截流設施，將來也許可以利用來作非點源污染防治，解決劉教授文中提到的非點源污染問題。不過，這方面還需要進一步作技術可行性檢討。

至於截流是否因為減少河川流量，會影響河川水質一節，負責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規劃的顧問

工程公司及國內學者，曾經加以評估，由於相關的河段多為感潮河段，大致認為影響有限，不能和目前淡水河系嚴重污染情形相提並論。詳細可參閱有關文獻，此處不再贅述。如劉教授對規劃報告及專家意見，還有意見，似可再進一步提出來探討。

劉教授談到感潮河段生態破壞情形，的確嚴重，不過應該是由於日下污染所致，包括河面漂浮垃圾等。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計畫實施完成後，因為有污水處理海洋擴散，沿岸垃圾堆置場的封閉遷移等措施，在改善生態環境方面，應該有正面效果。

至於海洋放流污水回流淡水河口的可能性，頗有些學者表示過，在各種不利條件組合情形下，可能在某一短時期內發生。規劃單位根據其所有資料試算，結果並未顯示這種情形。將來海放管完成後，應該認真監測，以資驗證，並有適當對策。不過這種污水回流，比起目前全年度全部地區污水，集中由河口排除，應該不可同日而語。

台北地區由於經濟繁榮，人口密集，目下需求最殷切而得不到紓解的，是缺少充分自然景觀，遊憩休閒活動場所。以淡水河系為例，除上游主要為飲用灌溉水源外，中下游最重要用途即為生態保育和上述娛樂使用。目下中下游河段由於污染嚴重，臭氣逼人，台北市政府雖然在河邊開闢了好些公園綠地，使用程度並不太高。淡水河系污染整治最大貢獻之一，應該就是恢復通過市區美好河川的寶貴資源本來面目，使幾百萬市民空暇時可以釣魚划船觀景或其他休閒活動。

劉教授文中提出來的意見和建議，都是意義深長。以水資源保育來說，截流污水海洋排放，終究是資源損失。下水道主管機關目前也有意推廣小型污水下水道系統，儘量利用污水就地處理方法，回注河川。但在這方面的實際落實工作還待努力。因為執行下水道建設機構，可能為了考

慮管理和系統經濟性，似乎還是欣賞區域性大系統。

衛生下水道建設為改善都市環境衛生和水污染整治所必需，劉教授在這方面的建議，實有一針見血之感。當局目下正在實施一項下水道發展方案，預定在二十年內，把目前污水下水道約三%的普及率提高到四二%。在未設污水下水道地區，生活污水將由加強化糞池管理來管制。但就目前情形來看，提高污水下水道普及率速度並不如預期的快。對配合下水道發展依法應設置地方專責行政單位和管理機構，更是牛步化。而化糞池整個體系尚值得檢討，相關法規上也頗有改進餘地。因為現在國內使用中的化糞池，只接收抽水馬桶污水，即使能發揮功能，也不過處理生活污水污染量的三分之一。何況，大多化糞池根本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。無怪台灣地區沒有一個大都市，夏天水溝不發臭的。劉教授對加速污水下水道建設的建議，值得有關當局深思。

台北都會區區域污水下水道系統，規模龐大，以處理污水量來說，在世界上排名也在前面。劉教授建議對已完成部分功效的評估，作為後期工程設計參考，見解非常正確。國內行政機關，尤其是財主單位，多把事前調查研究等重要工作，視為浪費金錢，多此一舉。一直等到急著要辦工程時，匆匆設計，影響工程品質效能和經濟性至鉅，令人浩嘆。

劉教授文中提到促進全民參與，的確是金玉良言。黑箱子做法，固然不合時代，「聖人出，黃河清」，也已經不再行得通。在這民主光輝燦爛時代，一切工作都寄望於全民共同努力。尤其是污染整治，因為污染不是「天上來」，而是大家造成的。不幸的是淡水河系污染整治，民衆倒是的確參與了，可惜參與的方式却有點問題。例如工程建設要徵用土地，相關民衆不答應，要拆工地上的房子，居民集合起來抗爭，要借用公共河川地供施工臨時需要，漁民以可能會影響漁獲

量或捕魚操作為理由，要拿錢來。雖然這中間主辦單位的處理手段，土地徵收價格及地上補償物的賠償標準和市價脫節，各項手續繁複，規定多如牛毛等因素，不無關係。但民衆參與未能理性化，所占成份也相當可觀。因此倒很希望劉教授能在這種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和環境相關層面，提供些成功處理實例和原則，供國人參考。